

滇西驿妓的红尘往事
异域深处的身体传奇

……
海男◇著

妖妓罪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妖
娆
罪

海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娆罪/海男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501-2

I. 妖...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66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 划 陈 蕾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陈 楠



世纪文景

妖娆罪
海男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02,000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501-2/I·322
定 价	20.00 元

序

异域深处的身体传奇

尽管人物、故事、行动和事件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其中，海男的小说还是有一股诡异的神秘气息，那种依然带有修辞性的诗意语言包含着异域风情、女性的受难、男性的暴力、生与死、报应等宿命论式的要素。海男的小说还是另类的模样。我想，这是对的，海男永远就是海男，她的写作始终向着命运不可知的向度进发，不管是注重语言和感觉，还是去探究女性的欲望和命运，她都能够把握住那种怪异的经验。海男最近这部小说《妖娆罪》就是如此，异域风情再加上历史的久远背景，使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显出诡异之气。

这部小说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之中，经历了全部的历史之后，才突然忏悔。这个“突然”被无限期地延迟，因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准确地说，这是身体的被压迫和报复的故事，这是女性身体的被压迫史。海男显然是想找到更纯粹和更绝对的女性历史，那就是身体。男人拥有整个世界和历史，而女人只有身体，因为女人只有以身体的形式存在时，才是女人，才对男人有意义。身体被抽取出来，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身体的历史运动，也就是身体的被压迫史，这可能具有更严格的女性主义意味。我们一直慨叹当代中国没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这次海男要动真格的，她要玩得彻底，要用女性的身体史来呈现性别的对立，呈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史，呈现女性——她，可以用身体颠覆男性的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乌珍就是一个真正的身体英雄，小说完整地叙述了乌珍身体的被压迫/反抗史。小说从1929年的春天开始，写到1942年的秋天，然后，依靠“许多年以后……”，使这个故事获得一个完整的结局。18岁的乌珍渴望外面的世界，她选择了逃离家庭。不幸的是，她被表哥卖到妓院，这个女子中学的高才生，在18岁的花季就被迫操起了皮肉生涯。她一直渴望逃离妓院，但她的逃离是无望的，她只有通过取悦于强大的男性，来寻求逃离之路。这条路是如此困难，在寻求这条路的同时，她也一步步失去了纯真的少女之心，变成了一个可以熟练运用献媚术来取悦男人的女人，她掌握了阴谋暗算，掌握了毒辣的招数。可以说，是男人的强暴造就了她坚硬的心。这种变化惊人而又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推进层次，这就可以看出海男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女人的身体是在男人的压迫史中成长的，乌珍的身体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茶叶商人吴爷作为乌珍的第一个男人，反倒给乌珍一种亲近感，甚至一种亲人的感觉。吴爷强悍勇猛，对乌珍却不无爱怜，在他对乌珍的占有中，带着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古典浪漫。阴险凶残的白爷对女人也同样充满温情，他对乌珍的爱意并不比吴爷少。但对于乌珍来说，男人的爱意与她自由和尊严的向往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逃离始终是她的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存意义。海男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身处困境的女人选择生存的那种绝对性，生存在这种选择中变了质，它改变了选择本身的意义。选择的未来

意义被透支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宿命式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生存变得荒谬且毫无意义。女性的命运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意旨，乌珍的反抗最终的结局就是变成一个土匪婆。这比当妓女能好到哪里去呢？她变得坚强了，自由了，但她的意义何在呢？她亲手杀死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白爷，这既显得不义，也不见得有多么勇敢，但这一步的迈出却是必要的。海男原本是想写出女人反抗的第一步显得多么困难和幼稚，但这第一步就是向着荒诞，向着异化和错位更深的挺进而已。乌珍从这里开始走向了反抗，她确实更坚强了，她杀死了白爷，成为一窝土匪的头领，她还抓到了坑害她的表哥，让他变成哑巴。她骗来桃花，借桃花对姚妈进行无情的报复，让女人身体的被压迫史不断重演。这个女人无止境地进行着逃离的行动，结果变成了无止境的报复，其后果则是生存重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这个生活史塞满了灾难、阴谋和杀戮。逃离之路在逃离中变了形，那是女人的宿命。就这个意义而言，海男倒是写出了一种历史，即被男人压迫的女人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无可解救的，女人想自我解救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被男人蹂躏和践踏了。这个历史无法更改和修正，它被扭曲和强暴的。乌珍所做的一切，就像西西弗斯推动那块石头，她越用力，石头往下滚得越快。无望的反抗反倒像是对男权历史的更彻底的控诉。

作为一个曾经颇为固执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海男对男性历来不作概念化的全盘贬抑。相反，她笔下的男性都是孔武有力的，并且具有父亲般的

温情。那些看起来凶狠强悍的男性，无一例外对女性都充满了爱怜。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吴爷与白爷，再加上那个国军军官黄家文对乌珍具有的爱怜——男人们为了争夺女性而展开血腥杀戮，但对乌珍却总是迷恋不已。作为一种性爱的对象，这些男性并没有对乌珍构成怎样的伤害，相反，他们都有着绿林好汉的豪气与侠肝义胆。对于乌珍来说，那都是些父亲般的男人：“我又看见了吴爷的手，当他的手伸进我胸部时，我眩晕了片刻，我感受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它让我想起了父亲。那是一种时光在倒流的状态，我仿佛又回到了岗寨的后花园……”吴爷成为父亲的替代，吴爷的手与父亲那只伸向女佣胸部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海男小说中的男性总是兼顾着父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这使得这种情爱具有乱伦般的堕落与颓废之意。在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从来没有对男人咬牙切齿的仇恨，相反，她们总是可以富有美感式地与男人分享美妙的情欲。与大多数女性作家把男人写得卑鄙龌龊不同，海男更乐于把男人写得温情脉脉，甚至连土匪强盗也对女人爱怜有加。乌珍第一次对吴爷流露出要逃离的意思时，“吴爷搂了她的腰肢一下，然后松开宽慰说：‘留在驿馆吧，就当这是我们的一个家，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好吗？’”在乱世中，吴爷说得那么真实、诚恳而感伤，这与其说是一个嫖客对妓女说出的话，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父亲般的男人）对女儿说出的关爱之语。这个吴爷既是一个茶叶商人，也是一个强盗般的马帮头目，那个年代的商人如果没有暴力，就无法进行

任何商业活动。在海男的描写中,他们的情爱充满了忧伤的浪漫气息。就这点而言,海男的女性身体反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机,那是她先于当下存在的本质,她的存在就是要逃离,就是要获取自由,而在这些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却陷入了父爱的温柔之乡。这种反抗也不再是真正针对身体的压迫,而是针对一种早已给定的命运式的陷害。具体到这部小说中,那就是表哥和姚妈设计的圈套,那是对她的命运的加害,那是身为女人的命运。海男笔下的女性只为反抗这种命运而抗争,在所有具体的情爱关系中,她们可以与男人很好地和平共处,创造情爱的诗意空间。对于海男来说,仇恨都是外在的,只是一种表象或动机,它们并不能决定小说的具体情景。这些外在因素被真正的情爱抛到外面,而里面——就像那个温柔乡般的妓院一样——是安静、平和、温馨的爱欲与爱怜,是一个父亲般的男人与柔情似水的女子的爱情。

这就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外在化了,只具有立场和誓言的效果,而她的小说则专注于讲述各种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尽管那里面也充满了对男人的仇恨、报复,甚至亲自动手刃男人,但她笔下的女性(如乌珍),内心总是有着对父亲般的情人的依恋——1942年以后,乌珍还在吴爷的马帮队中;很多年以后,乌珍亲手埋葬了吴爷,就像埋葬亲人一样。乌珍最终逃离了做妓女的命运,但她并没有真正逃离男人,她没有对男人的普遍仇恨,她依然具有恋父般的情爱。在海男的小说叙事中,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的立场与

她对男女情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恋父的情爱，其实是海男过去一直隐藏的一种情感，从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没有人间消息》，直到后来颇有争议的长篇小说《男人传》，一直都包含着这种主题。显然，这部小说把这种情感处理得最为彻底，也最有深度。因为掺和进恋父的情感，女性依然没有摆脱男性的“阳具中心”，于是在这部小说中，海男的女性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古典传奇的情爱故事；而一个“父亲般的男人”，则是中国传统古典传奇小说惯有的主题。因为不能概念化地处置男性，这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并不彻底，她笔下的男性似乎更适于古典传奇爱情，而这显然有悖于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概念化咒语。

海男最终还是更偏向于传奇的爱情故事，对于她来说，那才更符合文学叙事的本性，也许也更符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她的世界观。作为少数民族群的女性作者，在她本真的文学想像中，在她本真的体验中，也许开启了一种更有人性意味的女性世界。总之，没有真正的逃离，没有彻底的报复，也没有生硬的女性主义；但海男写出了令人惊异的异域身体传统，写出了海男特有的恋父般的情爱，写出了现代的另类的女性经验，写出了人性的深刻破裂、绝望和无法弥合的伤痛……对于小说来说，这就足够了。

陈晓明 于2006年7月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整个一生都想与自己的躯体和睦相处。我暗自寄希望于它的顺从，它的力量。但这种密切的同盟开始瓦解了。我的躯体不再同我的意志、我的精神以及我必须拙劣地称之为灵魂的东西融为一体了。

——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

肉体。求助于时间的奇妙的配合产生出的偶然——给我们的身体刻下了历史的痕迹。我小说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肉体是因为一种命运连绵不断的纠缠，从而产生了恶。从本质上讲，我想写一部迷失于肉体的简史，我想写出肉体的虚假和遭灵魂唾弃之后的孤独与哀伤。

——海 男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出逃记 / 1

第二章 诱骗记 / 26

第三章 幽魅记 / 51

第四章 伪装记 / 76

第五章 疼痛记 / 102

第六章 欲望记 / 127

第七章 杀戮记 / 152

第八章 背叛记 / 177

第九章 失身记 / 202

第十章 耻辱记 / 227

第十一章 忏悔记 / 252

第十二章 爱恨记 / 277

第一章 出逃记

1

表哥说：“乌珍，你真的想离开岗寨吗？”我仰起头来看着高高的花架。我叫乌珍，我有一个大家族，家里有前花园，还有后花园。在岗寨，我们家族可以称得上显赫，因而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已经从女子中学毕业了。女子中学在县城，离岗寨有八十多公里，我多数时间都住校，回家时，父亲就会让仆人牵着马到校园门口来接我。当仆人蹲在地下，让我站在他肩上跨上马背时，我在女子中学门口体会到了一种虚荣的尊严。这种令人讨厌的尊严维系了我虚荣的中学时代，同时也带来我虚浮的青春期的开始。

表哥盯着我说：“乌珍，你如果真正想离开的话，明天当落日的余晖把后花园染成铜锈色时，你就站在后花园里，我会来见你的。记住了，一定不要错过黄昏把花园染成铜锈色的时刻，如果与这个时刻错过，你就永远留在岗寨了。”我点点头。表哥离开以后，铜锈色就把花园笼罩其中了。除了女子中学的生活之外，我多数时间就待在后花园中生活，

尽管我八岁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件令我陌生和厌恶的事情。

我父亲把手伸进一个女仆的衣襟之中时，当时我年仅八岁，我正准备躺在花架上秘密地睡上一觉。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却发明了一种午后生活，即趁家人们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的时刻，溜到后花园的花架上睡觉，那时候花架上松软的绿色藤架仿佛为我搭起了一座空中凉屋。

然而，我却看见了父亲的手。那只手从闷热的空气中伸出来，女仆战栗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女仆叫什么名字，她是前花园的女仆呢，还是后花园的女仆，或者是厨房里的女仆。总之，在岗寨，我们家女仆最多，附近有姿色的年轻女人大多在我们家做了仆人。父亲要给我配一个仆人，我拒绝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影子旁边有另一道影子跟随。

这一刻，是我最为恐慌的时刻，因为女仆战栗着，已经退到了墙边，她那窒息的身体小小的，仿佛合拢起来的花蕾。墙面上长出了绿色的苔痕，地下同样也长出了苔痕，女仆的身影朝前后晃动着，然而，父亲的手拉住了女仆的衣襟，我从花架上看见了父亲作为男人的另一张脸：淫欲和偷情交织在一起的线条，使父亲显得很陌生。

最为致命的是我在年仅八岁时就知道父亲的手伸进女仆的胸口是为了乳房。那些女人的大乳房是我在木盆中洗澡时看见的，除了母亲有乳房之外，我的小姨、大姨都有令我窒息的大乳房。在我年仅八岁的时候还不可能滋生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母亲已经有一对洁白的、硕大的乳房了，为什么父亲依然会将手伸进一个女仆的胸间去寻找乳房呢？

这个问题有待于我的人生去追问。然而，我此刻面临着离家出走，在之前，表哥回来了，他当然是骑着马儿回来的，从我记事时他就骑着

马儿离家出走了。当他走近我时，就劝诫我说：“女孩子呆在岗上是没出息的，不如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吧。”表哥说出了我的愿望，只不过我不知道如何离家出走。

当表哥讲着外面的世界时，我的心似乎被唤醒了。表哥说除了带我离开之外，他还要带岗寨的另外两个女孩离开，她们分别是斑鸠和鸽子。她们没有上过女子中学。在整个岗寨上，能够骑着马儿到县城上女子中学的除了我乌珍之外，就没有别人了，这也是我可以为之炫耀的地方之一。从那一刻，表哥带着斑鸠和鸽子还有我开始出走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炫耀我与众不同的身份，在这个三个女人组合的世界里，我是惟一的女子中学的学生，我是岗寨从宅院中走出来的女子。

当我从表哥所言的那种铜锈色中把头探出后花园时，我并不知道年仅八岁时我看见过的父亲的那只手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它使我的身心在幼年时代就遭遇到了折磨，它蕴藏着未知之谜，使我奔往一团暗处。几天以后，当表哥把我们三人带到了一座小镇上时，我汗淋淋的身体嘘了一口气，这是一座到处晃动着马帮的驿站小镇。

我汗淋淋的身体蜷缩在那套女子中学的校服之中。我之所以穿上它出走，是为了在女孩中炫耀我特殊的身份。这是1929年的春天，我穿过岗寨的后花园，这后花园大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在那一刻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什么意味的话，我把它归纳为两种意象：在我六岁时，我老祖母的棺柩就置放在后花园中，因为我老祖母是在她进入八十岁时被后花园的一团藤蔓绊倒在地上的，从那一刻起，我的老祖母就再也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或站起来。也

就是说,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老祖母就趴在一团藤蔓下面,去见她的祖宗了。因此家里人一定要把大红色的棺柩置入后花园三天,意为让老祖母在绊倒的地方顺利升天。在我八岁的时候,我躺在花园的长满了青苔的墙边,女仆背靠着墙壁,父亲的手——代表父亲欲望的手就那样置入了女仆的乳房前。我虽然没有看见过女仆的大乳房,然而,我看见母亲晃动在洗澡盆水面上的两只大乳房。而此刻,在我那汗淋淋的身体里,我不知不觉地已经感受到了我的两只十八岁的乳房的存在。

我已经穿着女子中学的校服出走到这座小镇,我们的离家出走已经成功了。我们三人被带到了这座叫“驿馆”的大宅院,很快,不到五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丝绸做成的裙子笑咪咪地从顶楼往下走,表哥的目光一直在热情地迎候着这个女人,直到女人的裙裾声随春风摆动到我们面前。表哥迎上去,对女人嘀咕了几声,听不懂他们在交谈什么。

女人转过身来笑咪咪地审视着我们,先是盯着我的女子中学的校服,女人拍着我肩上的尘土笑咪咪地朝着表哥不断地点头。女人又走到斑鸠和鸽子身边,伸出手来,我看见了女人很长的指甲在触摸着她们的肩和臂部。于是,表哥让我们叫女人“姚妈”。这个陌生的称呼从我们三人的嘴里夺口而出显得滑稽无比。表哥脸上升起一种欲望,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欲望:他把斑鸠带走了。一路上他总是把斑鸠当作自己的女人来对待,对斑鸠关怀备至,有时候,在我们下榻之处,表哥又总是把斑鸠带走,尤其是晚上,当夜幕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斑鸠和表哥总是会消失几个小时。然而,斑鸠会在消失之后像幽灵一样摸到

床上来。我们三人睡一张大床，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斑鸠气喘吁吁上床时的混乱之声，夹杂着她的灼热体息，直到被子盖在她身体上，声音才会结束。

表哥又一次把斑鸠带走了，因为夜色很快来临了。姚妈亲自把我们带到了驿馆的楼上，这是一座环形的木楼。姚妈走在前面，我和鸽子紧跟其后，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座“驿馆”，只是一座下榻之处而已。表哥在岗寨时已经告诉过我们：目的地需要我们走很多路，八天十天是无法到达省城的，而且表哥说像我这样从女子中学毕业的女孩子在省城找工作会容易得多，我可以去做小学教师，而斑鸠和鸽子可以干杂活。

姚妈的丝绸长裙就像鱼尾般在摆动着，她把我们领到了楼上的两间房子里，姚妈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我恍惚地点点头，不去理会姚妈的话，她说话的声音很软，像岗寨糖缸中流动的蜜糖。我环顾四周，几只灯笼在风中晃动不息。这是1929年春天的夜里，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被圈在栅栏里了，就像岗寨山坡上那些山羊一样被牧羊人放牧回来以后，强行地圈在栅栏围起的小世界里。隔壁住着鸽子，她好像太累了，掩上门就上床睡觉了。我也很困倦，当我从窗口往外看时，我看见了院落中的几张女子的脸，还有一个像表哥一样的男人站在姚妈面前。直到几天以后，当我的表哥从驿馆消失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已经被圈在栅栏中了，我们以及源源不断地被男人护送到驿馆中的年轻女子将被迫在这座驿馆中生活，而我的表哥已经将我们卖给了姚妈。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面前穿着丝绸裙裾的姚妈,她不是一般的女人。我可以把姚妈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姚妈生活在滇西一座小县城,十八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茶叶商人,便跟茶叶商人私奔到上海。后来在大上海被茶叶商人抛弃,在茫茫人海中,姚妈落入了妓女馆,她被迫在上海的一座繁华热闹的妓女馆出卖肉体;第二个阶段的姚妈尝到了出卖肉体的耻辱之后,同时也学会了对男人的仇恨,她开始积累用肉体换来的银子,一个银子一个银子地积累,她开始向贪得无厌地趴在她身体上的男人们索取更多的银子,她周旋在妓女馆中,如鱼得水。就在她消磨了青春和肉体的热情之后,一个庞大的计划在她的体内燃烧着。姚妈进入三十八岁那一年,也正是她在妓女馆中被男人们冷落的时期,再也没有男人趴在她的身体上,把一个又一个银子私下丢在她的储存罐中,再也不能在听到自己肉体尖叫的同时听到“哗啦啦”的银子在罐中响动。于是,她开始滋生了一个南下的计划,一种肉体的漫记。就这样,姚妈从大上海带走了她储存罐中用肉体换来的银子,回到了滇西。

2

滇西就像肉体的灵感一样已经在姚妈的私人计划中脱颖而出。她来到了驿镇,刚进入就被来来往往的马帮商人们的寂寞气息所笼罩。这简直是一个男人们的世界,不错,这就是一个男人们的世界。1928